

第四十九卷

唐紀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凡十九年  
己亥至丁巳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九

起已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盡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 凡十九年

吳氏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彥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

亥已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  
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  
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  
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  
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  
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覽**宣政一見馬文昌雜錄曰今之文德殿唐之宣政殿  
也是謂正衙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禮賓一  
設禮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為貞  
觀禮其實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賜衣一襲注見  
代宗大曆十**管**賞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鳳翔府  
四年賜襲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京師注同上  
三十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一統志云宣政  
殿名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大明宮內殿次北有紫  
宸蓬萊含元麟德等殿殿前東西廊有日華月華二門  
日華門東有弘文館潮州古為閩越之地秦屬南海郡  
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咸和中屬東  
官郡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兼置東陽州後改曰瀛

州陳罷州隋廢郡置潮州治海陽縣大業中復為義安  
郡唐武德中改為潮州天寶初改為潮陽郡乾元初復  
為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為潮州隸  
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國朝初改路為府  
隸廣東道老莊注見晉成帝咸康  
三年法門寺注見文宗開成三年

**書法**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  
迎佛骨二而凶穢之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  
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  
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  
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發明**人為愈盛矣書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則宰  
相非其人矣書以柳泌刺台州則求僊之志荒矣書  
遣中使迎佛骨則惑佛之念盡矣憲宗號為剛果而

所為若此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心故外物  
皆足以移之爾未幾金丹燥渴既不足以享長年之  
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又皆宦人相與為逆  
而宰相不能致詰凡此數事末流若此躬自為之而



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  
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  
生氣綱目直書貶愈於迎佛骨之下  
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而予之也

### 一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  
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  
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  
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  
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  
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  
空今司空信諛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  
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  
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  
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  
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街故馬縛  
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譁動地子  
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軍矢於地悟勒兵  
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喻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千

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欵出賈  
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臨師道父子  
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  
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  
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  
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  
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  
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  
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  
人以隳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  
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氏曰  
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諛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  
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  
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  
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也  
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友文類將順謂裴度之文雖類於將順者扶持誘掖之  
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

集覽

張暹姓名



使臻于**質實**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一

成也統志云陽穀古地名春秋時屬魯僖公時

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此隋置陽穀縣屬濟北郡唐屬

濟州天寶後屬鄆州宋徙治上巡鎮金元俱仍舊國

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司空謂李師道街枚注見秦二世

二年歐欵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幕府注見秦王政三

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鄆曹濮注見秦王政三

肅宗寶應元年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濮注見

周安王五年濮陽淄青齊登萊五州名淄注見宋明帝

泰始三年盤陽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

帝三年濟南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

永初二年東萊兗海沂密四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

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郊沂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

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廣德代宗年號藩

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跋注見德宗貞元十五年蔡

蓋指吳元濟鄆二州名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鄆注見前

李師道言也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

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

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

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

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

善亦召之及將移鎮

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

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

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

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

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禁易禁也庸何愈焉

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焚倉場流矢懸書以動京

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開李師道簿書有

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

有司鞠之皆**集覽**截陵戰十一年盜斷

款服悉誅之

**質實**義成節度

或通十年三齊張九韶曰東齊北濟膠東是謂之三齊

偶語注見代宗大曆十一年產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六年蒲津閔名注見  
梁武帝大同元年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惟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朔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有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集覽

中葉謂中代之主鎮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也兵也其

始起於邊將

質實

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

載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德棣景三州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藩籬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藩屏

發明

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之人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造唐蓋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肝食不

失夫懲沸羹者吹冷壘方是之時幸而威令復振則當隨宜區畫漸復舊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股髀之勢而指臂運矣夫何唐人念不及此徒能因事支拄苟偷目前故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亡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其實止行於橫海一鎮而已有是文而無是實蓋惜之也



程昇卒。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武儒衡太原人元衡從弟李翱趙郡人冲十世孫陸下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骨鯁注見漢王邦三年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繒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汴州名注同上年大梁

群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考異據

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天祐五年書淮西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則此當書弒其觀察使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嘗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之斬

**書法**

書役卒何微也微也何以名為刺史書也以主帥而役卒之賤得以殺之則不綱甚矣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軍名注見元和十年

**質實**

淮西



**書法**

書病唐也德宗之病三一姑息藩鎮一寵任宦官三聚歛貨財憲宗有二焉

**發明**

富自後四海謂之天子則四海之內皆天子之財也媚者然藩方郡國或興利以求贏或漁民而考取其財猶有自來至於宦者供灑掃之役今雖使之典領禁兵亦不過仰給公上而已安得復有餘財以供進奉者哉左右軍中尉非能神運鬼輸則其錢何從而得憲宗受其所獻獨不能少加思慮推原其所自乎由其心蔽於好賄故雖曉然明白之理亦不能察乎目於郡縣貢獻之中獨揭出中尉書之所以譏其貪惑迷謬受欺而不自知為後戒也其旨微矣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質實**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罽聚歛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質實**

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上待之甚厚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總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刺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  
**質實**陳許二州名注見德宗貞元二年渭南縣歸東都  
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翊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戒其導從加以柎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  
凶態未除以隸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隸兵赴  
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  
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  
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  
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  
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  
千二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庚誘蔡侯殺之於  
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  
誘匹夫乎王弁庸夫乘竄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  
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  
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上卒  
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得閒則  
更相魚肉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  
由苟狗近功不

**集覽**

謂王常侍

**質實**

開州注見順宗未貞  
元年東市注見晉元

**書法**

憲宗之篇嘗書誘執盧從史矣於是復見譏也  
長沙王誘誅英布則予其功此其為譏何一役

帝太興元年曹  
華宋州楚丘人

卒耳上以重爵誘而誅之不刑甚矣終綱  
目書誘殺九誘誅二詳漢高帝十二年

###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  
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  
擢居顯列朱紫

**質實**

帝元光五年

###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異** 十月上漏冬字提要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  
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

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  
管經畧使陽旻欲徵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  
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  
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瘁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  
二管亦彫弊惟

**集覽**

蠻酋酋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  
唐置桂管管猶府也今廣西靜江



府是容管漢合浦郡質實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  
唐置容管今廣西是質實年桂林容州名注見代宗大  
曆六年徵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嶺南節度注見秦  
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安南府名注見宣宗太中二年

吐蕃圍鹽州考異

圍當作寇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  
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  
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  
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地道出吐  
蕃背吐蕃大驚潰去質實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靈  
奉敬奮擊大破之質實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  
年靈州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  
年吐蕃西羗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貶裴潏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  
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鑄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  
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  
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  
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  
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軌  
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  
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  
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  
年則真偽可辨質實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  
矣上怒貶潏質實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  
年會稽方士注見元和六年京師注見周顥王二十五  
年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崔群罷為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  
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  
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稷無疆之福皇



甫鑄深恨之范氏曰崔群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鑄欲增考德字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鑄言於上曰群於陛下借孝德二字上怒時鑄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凶懼群具以聞鑄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罷群於是中外切齒於鑄  
**實**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杜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李光顏京兆人流言注見漢元帝

### 以狄蕪暮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蕪暮才行擢左拾遺蕪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集覽平一武儒衡魯祖名實蕪狄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子庚

###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考異上當

作帝。按分註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誅分註討元和之亂又據唐書舊紀云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陳弘志等弒逆內官秘之但云藥發暴崩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弒逆于中和殿以為寵任宦者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弒帝且漢平隋文史皆善崩綱目書莽廣弒逆然則憲宗書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考證當作太子疑非朱子之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相侔考證恒即位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

漢孺子嬰初元元年



宗殺承瓘及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  
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  
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  
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  
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武宗追治逆黨  
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遇弒則何疑哉  
高宗上元二年  
暉憲宗之子

**書法**

弒也曷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卒  
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  
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  
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  
君臣之失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文宗太和九年合  
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  
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  
瓘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關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  
篇非是無譏辭者未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  
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發明**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又與中宗馬秦客  
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登傳又載其與

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  
弒今分註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為暴崩然且  
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  
其事無可疑者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  
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  
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大行之狀為  
何若推問左右藥發之由則是非真偽瞭然在目而逆  
賊得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群阉所為果何謂耶且天  
子乃天下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以此者乎春秋之法君  
莫能明則天下事變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君  
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是  
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臣乃皇甫鏞今狐楚輩綱目  
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一以著嗣  
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為失職耳夫  
以弒逆在他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  
者乎逆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修而亂臣  
懼賊子

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鑄市井皆相  
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為俛俛亦鑄同年進士上欲誅鑄  
俛及宦官質實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月華  
救之得免質實門注見元和十四年宣政殿市井注見  
宋孝武孝  
建元年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質實循州注見晉高帝  
天福七年司馬官

名注見宋文帝  
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泌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代誅書繫  
道古於泌之下所以示臣子之道而戒詭遇也

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新垣平少翁  
樂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質實薛放河東  
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質實寶鼎人戎

之弟丁公著  
蘇州吳縣人

###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后郭曖之女也為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群臣累表請立  
為后憲宗以妃宗門疆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  
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  
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泌  
擇勳賢之後今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未聞有宗門疆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  
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  
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  
殺之禍其所由集覽郭曖姓名也曖音愛質實郭曖華  
來豈無漸乎韻會曖曖日不明貌質實郭曖華  
人子儀第六子

汾陽謂郭子儀

**書法**有書立貴妃某氏為皇后矣未有為皇太后者  
也有書立上母某妃為皇太后矣未有尊貴妃

者也此帝母也書不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  
宗不正坤闈之失也貴妃為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

矣已



上與群臣皆釋服

考異 上亦當作帝

**書法**

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涓涓者皆是也

常時踰月皆釋服又且因肆赦而盛陳倡戲焉人倫

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重譏之也

**發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

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有終其禮者今憲宗之

禍穆宗既不能為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大

二月赦天下

臣而賤之也不然他時釋服未有書而此獨書何哉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群臣

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許冤如此而不致昇

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

絳白居易崔群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

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

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

傳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

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日踐祚失道至此

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

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

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

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管實** 柳公權華原人公綽之弟

**管實**

倡優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揚虞卿弘農

也 衡山縣名注見太

宗貞觀十七年



**書法**

侍書學士未有書者  
書公推何嘉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衛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衛意氣自**賢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一十七年

**書法**

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之也曷為病之前書賤元稹為江陵士曹

官官也此書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官官也前以忤宦官賤今以善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六月葬景陵

**賢實**

一統志云景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南三十里金嶽山

以崔群為

吏部侍郎

上召群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賢實**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

**書法**

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某太后者逆辭也書徙太后居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

徙居二崇德氏興慶蕭氏書太后歸某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一郭氏書太后遷居某宮一漢隱太后皆順辭也

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賢實**

天平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質實**

一統志云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穆宗嘗發神策軍浚此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燕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群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暉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閭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憚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

**集覽** 公除注見隋煬帝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名也珣與鼓同音角易月之期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易月優雜子女記樂記篇及優侏儒優雜子女

不知父子注優倡也侏儒短小人也優獼猴也音乃刀反與猱同如猱之雜戲也淫亂男女之尊卑也

**實** 重陽節名魏文帝書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蓋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鄭覃鄭州人珣

之子崔暉貝州武城人弟暉下注見漢光武建武

一十七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萬一注見高祖

武德九年

**書法** 綱目書宴於是十有六矣詳漢高帝五年未有書大者此其書大何譏唐人也君弒賊不討未

十月而大宴綱目所深罪也故操卒未半年而曹丕饗士則書大憲弒未十月而穆宗設宴則書大皆罪其無父也舍是無書大宴者矣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唐紀九十一 承宗卒 承元時年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使承元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乃定

**集覽**

命聽事注見晉愍帝建興二年不受

**實**

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忠烈王王承宗卒謚忠

烈王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書法**

承宗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曷為不書代德之姑息何異書之所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應接之宜也今以承元為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

之節著矣不書可也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洵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實**

涇州注見漢

**幸華清宮**

幸上漏

**考證**

幸當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

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

勅賜名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秦始建

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國之壻也



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至晉尚公主者  
並加之中尉按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循京師  
**質實**清  
宮注見玄宗天寶六載**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延英**  
門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延英殿**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年石門  
扈從

**書法**

玄宗之末三書幸華清宮矣自後未有書者於  
是復書穆宗可謂忘其親矣後此太后書幸華

清敬宗書幸溫  
湯帝啓之也

**發明**

既書釋服又書肆赦又書浚池又書大宴至是  
又書幸華清宮極矣穆宗縱情忘禮天理既滅

雖欲久於其  
位尚可得乎

**邕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時黃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  
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  
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  
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

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  
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  
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  
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  
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畧使處質實一統志云邕管邕州  
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質實名周為百粵之地秦  
并南粵為桂林郡地漢為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  
晉興郡隋平陳廢郡為縣屬簡州後改曰宣化縣屬鬱  
林郡唐初於縣置南晉州貞觀中改為邕州屬嶺南道  
天寶初改為朗寧郡乾元初復為邕州後置建武軍節  
度宋初仍為邕州隸廣南西路大觀初改為南寧路  
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初改為南寧路  
路為府隸  
廣西道

丑辛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援西川節度使王  
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



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織邪。始八年，益州王播、太原人。台。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質實。杜元穎，京兆杜陵人。如晦五世孫。

以王播為鹽鐵使。考異。提要：使字上，有轉運二字。

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有？」不從。質實。權茶，權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回鶻保義可汗死。考異。提要：死字，誤作卒。質實。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回紇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

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

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

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承、營為一道，平、薊

為一道，請除盧士政為觀察使，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

請除燕人傑、鷲、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高、之、子、知、河

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

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

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舛苟欲崇重弘靖，惟割

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

質實

見晉武帝泰

杜元穎，京兆杜陵人。如晦五世孫。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

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

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承、營為一道，平、薊

為一道，請除盧士政為觀察使，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

請除燕人傑、鷲、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高、之、子、知、河

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

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

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舛苟欲崇重弘靖，惟割

杜元穎，京兆杜陵人。如晦五世孫。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

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

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承、營為一道，平、薊

為一道，請除盧士政為觀察使，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

請除燕人傑、鷲、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高、之、子、知、河

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

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

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舛苟欲崇重弘靖，惟割

杜元穎，京兆杜陵人。如晦五世孫。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

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

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承、營為一道，平、薊

為一道，請除盧士政為觀察使，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

請除燕人傑、鷲、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高、之、子、知、河

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

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

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舛苟欲崇重弘靖，惟割



十三年中山幽承營三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承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營注見晉武帝泰康二年昌黎  
平薊燕檀四州名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  
年漁陽焉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宗嗣  
聖十五年瀛莫二州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莫  
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燕人燕州之人注見高祖武德  
九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麾下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四年朱克融幽州人河北節度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

**書法**

於是劉總請吏則何以不書總弒父與兄賊也  
故削之然則棄官為僧何以書譏失賊也與書

棄官隱嵩山者霄壤矣終綱目書棄官  
二 中宗嗣聖十二年武攸是年劉總

**發明**

劉總弒父殺兄自不能容卒之遁死定州蓋亦  
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耳綱目書其棄官為僧正  
所以譏唐人  
之失賊也

夏四月賤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中書舍人李宗閔嘗  
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  
有隙右補闕揚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  
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  
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  
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  
所取皆以閑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  
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賤徽等或勸徽奏二人  
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  
各分朋黨更相傾軋而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  
於其陵二部相譏而成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  
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  
徽之賤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  
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諫以黜陟之而聽其自  
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  
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足稱也為國家  
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  
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  
惜哉宗閔對策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







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  
 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  
 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  
 奏求節鉞朝廷震駭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人不敢言  
 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  
 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  
 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公受田公恩宜如何  
 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  
 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  
 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  
 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  
 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容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  
 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  
 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  
 頒士卒舊將**集覽**鎮人謂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  
 老者兄事之烏故反爾雅曰墻謂之聖注白飾墻  
 也記間傳曰齊衰之喪居聖室又雜記曰**質實**魏鎮二  
 士居聖室注聖室累土壑為之不塗墜也**質實**州名魏  
 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常山王庭湊武俊義子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魏博

**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成德**軍名注見漢光  
 武建武九年常山牛元翼趙州人蔡州注見漢光武建  
 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

綱目書起復八皆譏也惟田布  
 無譏焉詳太宗貞觀十五年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質實**深冀二州名深注見  
 長慶二年下傳冀注見

見秦二世二年信都○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楚**質實**相州注見  
 昭二年魏郡

**發明**

自盧龍軍亂至是不三月間而成德之亂瀛州  
 之亂迭書于策則當時君相經濟大業從可知矣夫  
 矣夫以穆宗之荒縱崔植杜元穎輩之庸鄙苟無  
 他變則是天下果易治也有志當世者可不鑒諸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  
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也論注見中宗嗣  
聖十七年諸論

**集覽**

論訥羅訥羅使者名

**書法**

來盟何敵辭也  
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綱目書  
外盟五詳高祖武德七年皆唐也  
莫危於渾瑊莫辱於元鼎者矣

朱克融掠易州

**賈實**

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

○詔兩稅皆輸布絲

續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緯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為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

副使

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畧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賈實**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凶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



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寤制斷無以驅除臣家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遣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鎮翰林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諛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辭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  
**集覽** 禁闡闡劉昌宗有能克勝者也不可不為深戒哉  
**音暉**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闡注謂相通小門也廣雅曰  
**實** 東宮注見闡謂之闡禁闡注見漢武帝後元二年  
嘉二十五年

**書法**

於是裴度言之則黜也曷為書以病穆宗也度此戰處之書以所以見穆宗之恩遇如故也是故吐突承璀坐事為淮南監軍則不書黜書以憲宗元和

六年魏弘簡有罪為弓箭庫使則不書黜書以是年皆病其上也夷稹於弘簡柰何稹結弘簡以求相位綱目比而書之所以絕之於  
士君子之林也垂戒嚴矣

**發明**

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耻之然特未見其跡也附會權倖之實始不可  
揜其為小人明矣惜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

宿州本古之宿國春秋時屬宋後并於楚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因之梁置睢州北齊置睢南郡唐置宿州

宋置保靜軍治符離縣元仍為宿州屬歸德府國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



光顏代之

物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  
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  
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  
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質實**  
山南西道注見周  
報王四年漢中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  
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  
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  
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鎮二州名已注見前蓋  
言朱克融及王庭湊也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  
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

寅壬

遼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  
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  
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  
窮且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  
已敗劔者不開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  
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  
博諸軍解深刑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  
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  
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  
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变故仍詔光顏  
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  
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  
令一月不進蓋由此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  
界數月不進蓋由此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  
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  
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  
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  
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  
此惟陛下念  
**集覽**  
盧龍藩鎮名也  
有州九曰幽涿營瀛  
之疏奏不省  
莫平薊為檀弓高注見德宗貞元五



年下傳今深州靜安縣下博鎮是

無慘音聊又音留並悲恨也

與聊同聊亦作慘言百端欽率則民心無悲恨此慘字當

實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如晉因之隋屬

信都郡尋置深州治安平縣後廢唐復置深州於饒陽

五代周始徙治下博宋改下博為靜安縣金元俱仍舊

國朝初以靜安省入州改屬真定府中使注見玄宗開

元十五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邢州名

注見楚義帝

元年襄國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

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集覽下句謂供軍院所運衣糧屬

質實成德軍名注見

###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

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

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

誠因鼓扇之會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

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

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

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

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

速敕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

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

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割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

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憲誠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

朝廷然內實與憲誠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

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

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

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集覽南宮注見漢帝玄

事注見前年

質實六軍注見玄宗

天寶十五年



書法

布自殺且蔽罪於憲誠何憲誠為布腹心而鼓  
罪矣前書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此書以史憲誠  
為魏傳節度使下書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河  
北復盡  
矣矣

發明

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以諸將不肯用命  
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委腹  
心反乃鼓翁衆軍卒置田布於死地是豈非憲誠殺  
之哉禍亂相尋他日憲誠復死於亂軍天道要自不  
云遠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

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庭湊為成德  
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  
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  
肅僂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

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  
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  
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  
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儒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  
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  
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  
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  
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  
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  
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  
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  
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授之由是再失河  
之及館甲士羅於庭湊言曰天子尚書有將帥材故賜  
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尚書有將帥材故賜  
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德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  
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待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

**集覽** 出張弘靖去年弘靖被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質實** 武大明六年宋孝

**發明** 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于賊綱目比書于冊則唐室紀綱為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始與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茲

故因而及之

### 以傳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忻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傳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成在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脇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質實** 忻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新與樂壽傳野古地名漢為涿郡蠡吾縣地東漢末分置博陵縣屬中山國晉屬高陽郡後魏改為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滿州後改屬不一五代周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初省尋復置國朝初屬忻州後改屬保定府

###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

**質實** 司空官名注見陳宣帝太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質實** 建九年六月卿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年三川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穆宗長慶二年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  
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  
是必可任  
遂用之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報三十二年蒲坂李  
聽京兆萬年人羽林將軍注見隋恭帝

皇泰二年

**書法**

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直臣用李  
聽免欠錢復韓愈四事耳瑕不揜瑜故綱目悉

之書

###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  
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  
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  
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  
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  
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  
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  
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

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於  
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偕

**集覽**

李司空謂李師  
道為劉悟所斬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報  
王五十三三年上黨

###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  
卒以求始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  
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賈胥史  
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  
歎  
**集覽** 南牙常參武官牙與衙通唐書兵志曰南衙  
扼腕者諸衛兵是也常參官注見代宗大曆元年  
**實** 帝元鼎四年

**書法**

有功求賞常情也無不奏者矣又詔啓  
之有不妄濫者乎書曰詔病其上也

###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群忌之奏請以為他  
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群懼遣使迎



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群遣兵送至  
埔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  
兵力未能討以**集覽**埔橋埔一作甬注**質實**武寧軍名  
智興為節度使見德宗建中二年**質實**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直書其事唐之不依益可見矣然則崔群被逐  
曷為不書全群也曷為全之為賢者諱綱目之

厚也是故崔群不書逐是年  
鄭畋不書逐僖宗中和元年

**詔留裴度輔政**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  
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詔免江州**

**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  
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

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  
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許者所在杖殺詔  
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  
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  
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  
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  
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  
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  
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  
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  
論道之地雜以離務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鑄厚曰宰相處  
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許夫強人之所不  
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  
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  
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  
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集覽**所由猶言所屬也  
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見漢宣帝地節四年江州注  
內謂之離禮**質實**殿最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江州注  
記鹽曰鹹離



太宗貞觀十三年當州未詳沿華唯南昌府豐城縣乃唐之富州地或疑即此已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

**書法** 書嘉從諫也書免欠始此終綱目書免欠三是年五代丁亥年唐免三司逋負五代甲午年唐

租 蠲逋

**發明** 欠錢固宜督也然既曰逃戶則無可追之地特書詔免雖曰幸之蓋亦譏之耳

###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且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請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鞠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質實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和州名注見宮使質實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長春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書法** 唐世宰相罷書曰罷為某官者皆賢相也度書右僕射宜矣稹也而書同州刺史何譏罰輕也

稹為邪謀其罷也猶刺畿郡以是為太輕故書譏之

**發明**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政未幾

又罷為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其待賢德若此固無足責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淨沉譏之不亦過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噫

###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質實李逢吉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

### 齊作亂訂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後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第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齊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齊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



惜數尺之節不受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穎州各  
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齊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  
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齊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  
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齊不奉詔  
忠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以兵討齊屢敗其兵韓充入  
汴境又敗其兵於鄆橋初齊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  
齊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齊疽發卧家質擒殺之以充  
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  
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  
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  
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  
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旅拒脫儻或之辭也齊音戒旅  
衆也謂李齊儻或帥衆而拒命  
質實三省注見宋文帝  
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亳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穎注見梁武帝天監二  
年徐許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許注見  
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滑軍滑州之軍注見隋恭帝皇  
泰二年忠武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充海曹

華四州名充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  
年鄭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華注見玄宗開元  
十一年韓公謂韓充金吾官  
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書法**

作亂者牙將李臣則也齊為所推耳其首齊何  
不首罪齊則叛亂之  
臣皆得有以藉口矣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考異上當考證當幸

如作質實驪山

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書法**

於上及太后俱幸驪山首太后何病太后也  
太后信可謂賢矣而自為侈靡何以示母儀於

主上哉綱目上書太后幸下書上畋正本也終綱目  
書太后遊幸三梁巳亥年魏小字遊嵩山是年五代  
唐乙酉年蜀太后遊青城書后遊幸二晉安帝元興  
三年燕主熙后遊白鹿五代唐甲申年唐主后幸張

全義第



**發明**

婦人無故不踰閭闔况在東朝尤宜加謹是時  
興慶宮固已具載其事于下至是又復出事遊幸唐  
史載帝自往奉迎留飲數日而於此時儻能少戒其  
子猶或庶幾何乃推波助瀾反以是為樂邪郭后雖  
號賢德既已安於華侈之奉由奢入儉有所不堪他  
時大中君奉養稍薄遂至鬱鬱不聊乃欲自殞而  
身罹不測之禍則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矣此綱目  
於華清之幸驪山之畋所以比書於策以交讖之  
也嗚呼穆宗太子驕縱如此尚可長享其樂乎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考異**

太上漏皇子

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  
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  
見言之詔立景王湛

**質實**

景州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卯癸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  
薨孫幼主裁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  
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  
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  
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

**集覽**

主裁奴主掌府藏

**質實**

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浙西

蓄謂之藏  
藏才浪反  
注見漢成帝  
綏和二年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詭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餉  
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  
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  
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  
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  
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  
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  
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工部尚書鄭樵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

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通推川樵反促膝言膝相近也杜甫相從歌夜如何其

物促膝注促膝密語也

入朝達官注見隋

皇泰二年 煬帝大業元年

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

翼城縣名注見隋恭帝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

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

者文

集覽 舞文舞弄

管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二年襄陽 鄧縣注見周赧

王三十 六年 鄧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

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管實 京兆郡名注見玄

軍注同上天

實十五載

秋八月幸興慶宮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綃二百匹

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書法 幸者何乘輿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為幸也內宮

未者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上至通化門投

綃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

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管實 山南西道節度注

見周赧王四年漢

中司空官名注見陳

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李逢吉惡度出之

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

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



吉薦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穆往來辭語不遜逢吉  
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  
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質實** 江西  
使注見梁孝元  
帝承聖二年

辰甲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  
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  
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  
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  
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  
其言而求之不亡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躬  
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  
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  
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  
唐虞之理也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劉亦密上  
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  
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及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  
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  
虛邊兵尚未給衣露卹期於均齊人但賜綸十匹錢十  
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  
之 **質實** 處士注見周報王元年孫思邈華原人通陰陽  
拜唐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  
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樂  
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耆使薦已紳聞而謂之虞深怨之  
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  
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  
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  
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  
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  
百官復請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  
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右  
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



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  
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  
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  
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諸紳書後有言者不復  
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  
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  
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  
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已則欲殺之  
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已而

**集覽** 禮夏  
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  
門左揖門右注三孤六卿職尊故逐一揖之旅衆也大  
夫稍卑有中下二等故各於等而衆揖之士文卑而有  
上中下故旁三揖焉還回旋也以在路門左右者皆南  
面故還揖之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貶李  
紳於端州之事張又新自言我亦與其謀質實端州  
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深州名注見長慶二年下博禁  
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端溪縣名注見高祖武德  
九年  
康州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考異上字羨

建二年書追尊母李幸中和殿擊毬考異幸上漏質實

中和殿未詳處所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

**書法** 擊毬不書據文宗擊毬得疾不書此何以書譏

兩四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於此擊毬忘哀甚矣故

書中和殿內殿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賞賜

官官樂人不可勝紀故特書幸識

之蓋至此而穆宗詒謀之效著矣

**發明** 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武詒孫謀以燕翼子前人

十有六忘哀作樂荒淫不道其子則而象之甫及易  
月遽即宴遊魯無威容卒之父子短祚唐緒益微此  
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四三  
年者也綱目方書即位繼書幸中和殿擊毬其規穆



宗荒縱始又甚之二  
載而殞非不幸也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  
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伏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避布臣恐福祚之長請碎首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璚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官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伏於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使就伏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集覽

金吾伏馬文昌雜錄方唐盛時立伏

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閣門入謂之喚仗執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及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又伏注見高宗永徽五年  
年宵衣天子憂勤當未明時求衣  
年鼓吹注見晉書  
武帝泰康三年

書法

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楚可謂敢言矣終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書讓還一書不拜三詳漢

發明

栖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訐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禍祚之長則亦可謂切中寶曆

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書不拜起居之官以予之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閑十六子  
集覽 附麗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八閑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



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  
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  
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閑十六子有所求  
請先賂閑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書法**

書譏也何譏焉八閑之一也終綱目書以為  
拾遺六詳憲宗元和元年惟李虞為譏辭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桑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常  
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  
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雜工無賴者百餘人匿  
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  
閑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仗上常  
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  
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  
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  
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  
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  
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  
之使勿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集覽**

清思

殿一本思

**晉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中尉官名  
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淮南軍注見漢

誤作虛

武帝元

胡五年

**發明**

敬宗不道妖氣乘之書盜入清思殿所以  
示警戒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及宜矣

**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  
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獻沈香亭子材拾遺  
李漢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按唐史波斯居遠過水  
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

**集覽**

波斯西域國名古條支國  
也在吐利城在怛密國西

**晉實**

李程京兆人  
易直始平人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翼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  
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  
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



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無勞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

**質實**

襄陽府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蕭曹謂漢承相蕭何曹叅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在事在

###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温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

**質實**

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史矣大雅五世孫

###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總一歲德載忠賢人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豈得得為忠乎蓋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况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致疾隳宗如是而言其或

**質實**

沈湎注見漢成帝末始

**發明**

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

貨取乎蓋亦交議之耳

### 十一月葬光陵

**質實**

一統志云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內

### 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十二月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

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集覽** 前廷爭者謂劉栖龍坪而 **質實** 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極諫 獨孤朗洛陽人及之子廷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資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 **質實** 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輻輳** 注見漢文帝六年一統志云兩浙古揚州之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國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十一府云 **浙西** 觀察使注同上文 **福建** 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

**書法** 書美從諫也書戒壇始此終綱目 書戒壇二年 是年懿宗咸通二年

### 回鶻崇德可汗死 **考異** 提要死 誤作卒

###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鷄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徒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歐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心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



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  
御前需澤徧及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  
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  
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  
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  
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  
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集覽**

立金雞下武后時伏前有大

金雞樹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伏內竿長七尺上有雞  
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  
集百官父老囚徒于闕下令

**管實**

鄂縣名注見漢相帝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中人  
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崔發貝州武城人從容注見秦

二世

###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牛僧孺以上荒淫發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  
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

節度使柳公綽服纛轆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  
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

相所以尊朝

**集覽**

奇章公隋僕射牛弘

弘字里仁封奇章公非字也新唐書牛僧孺穆宗時同  
平章事敬宗即位進封奇章郡公數表求出授武昌節

**正誤**

按隋書牛

使度實鄂岳二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岳  
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武昌軍注見漢後

主建興七年秦韃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  
年夏口地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 冊回鶻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調規朝稀晚二曰正服

以調服御垂異三曰罷獻以調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  
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調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

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酒舉白浮鍾魏獻俊  
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



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  
拍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集覽** 冊宸六箴宸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曰冊宸箴諫  
詩是也漢驚流酒舉白浮鍾驚五到及漢成帝名流酒  
猶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  
浮罰也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太公飲使公乘不仁為觴  
政曰飲若不盡浮之以白文侯飲不盡公乘不仁舉白  
浮君又記投壺篇若是者浮注浮所以罰人之爵也引  
晏子春秋酌者舉觴而進曰君令浮蓋晏子時以罰梁  
丘據此二說是已前漢叙傳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滿  
杯有餘白瀝者舉罰之類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  
舉觴告白盡不也此說未允魏敷後太陵霄作宮殿音  
銳魏明帝名俊汰奢泰也明帝好土功治洛陽宮築總  
章觀高十餘丈以規為瑱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詩淇  
澳篇充耳琇瑩注充耳謂之瑱瑱音天見反觸瑟始仆  
漢武帝幸林光宮旦未起侍中馬何羅衣玄服袖白刃  
走趨卧內以急遽觸寶瑟而僵仆故侍中金日磾得抱  
持而縛之觀貌獻餐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  
疑為姦盜聚眾欲攻之其姬親上貌而異之曰非常人

也止其翁不聽遂飲翁以酒醉而  
縛之乃出謝客殺雞作食獻之  
**書法** 獻文不書此其書何予格君也故金鑑錄書玄  
宗開元二十四年冊宸箴書是年非是皆畧之  
夏四月群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  
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  
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  
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發明** 去年三月赦今年正月赦至夏四月又赦綱目  
之者所以著其縱後無度忘哀  
肆赦云爾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  
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發明** 羨餘有獻此唐人大弊也一鹽鐵使而進絹至  
百萬匹搭飲至此可謂極矣斯民何其不幸耶

夏四月群臣上尊號赦天下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  
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發明** 羨餘有獻此唐人大弊也一鹽鐵使而進絹至  
百萬匹搭飲至此可謂極矣斯民何其不幸耶



造競渡船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  
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戒其半

**書法**

凡書舟船三詳南場帝大業十一年皆識也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薨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  
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  
之故自謂不繫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

**集覽**

張汶

劉悟殺張汶事在穆  
宗長慶二年二月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  
年上黨司馬官名注見陳

宣帝太建  
九年六卿

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

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  
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

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  
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  
其心証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

**質實**

石州注見晉惠帝  
永興元年離石袁

州名注見高  
宗儀鳳元年

十一月幸驪山温湯考異

幸上亦  
漏帝字

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  
諫不聽拾遺張樞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

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  
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

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

**質實**

温湯即温  
泉注見秦

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始皇三十七年驪山僕射官名注同上三十四年紫宸  
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周幽王幸驪山而為

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嬖后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  
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冠至則舉烽火召其兵未  
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冠褒姒大笑王廢申后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下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



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大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大戎殺王驪山下秦始皇幸驪山而亡國事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事在玄宗天寶六年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事在穆宗長慶二年驪山注回

**發明**

既造競渡船又幸温湯逸遊無度能無及乎比而觀之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 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縉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

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于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報王五十二年潞

州注同上

###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教至重黨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教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

內



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  
 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  
 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錫罰度曰丞相不應許  
 所由官帖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復  
 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  
 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  
 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

**集覽** 緋衣裴字也坦其腹  
 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腹度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天上口吳字也謂吳元濟  
 披裴度擒獲也不應許所由官帖耳語應平聲當也  
 許與也說文聰言也所由猶言所隸也帖他叶反聶之  
 涉反帖聶多言也前書灌夫傳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  
 曹兒帖聶耳語注顏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帖昌

**正誤** 其坦  
 涉反聶人涉反鄭氏曰帖聶反聶汝輒反

腹今按腹肚也音

近度故寓度字

**質實** 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京兆  
 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崔

咸傳

州人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敬宗  
 之狂縱而能知裴度之賢雖誣謗盈耳畧不為

之動搖既排群儉用之為相又能聽其謀議如諫幸  
 東都及制御函鎮等事皆如響斯答使度於是從容  
 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亦  
 未必不能改其所為而度曾無一語及之何哉書以  
 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  
 所以望之之意深矣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  
 從容言曰國家奉設兩都皆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  
 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  
 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  
 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  
 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  
 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  
 賜錦綵聞瑤基之諷而宥李漢覽天下之奏而禁度僧  
 受丹宸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  
 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  
 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  
 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



我而墮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先是朝  
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奏  
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  
丁匠五千助修官關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  
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  
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以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  
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  
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  
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  
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官關皆是虛語若欲  
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  
不假丁匠速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覽**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唐自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  
諸文辭於北門候進止故時人稱為北門李士量移  
謂得罪遠斥者遇赦  
則量移徙居近地

**書法** 凡修宮書罷皆美辭也終綱目宮殿書罷者三  
漢明帝永平二年玄宗開元元年是年舍是無  
書者矣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  
將李載義殺之

**發明** 克融凶悖裴度謂其將斃果如所言則亦以理  
推之耳夫以唐朝制御失宜政使狂賊陸梁固  
亦有以召之然而克融乘間肆惡桀逆不已天理亦  
豈容之哉既勦其軀又覆其族近在數年之間此固  
昭昭之報不可誣也  
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僊有潤州人周息元自  
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注見晉成帝咸  
和三年京口

**質實** 潤州

**書法** 書迎何備禮也自申公龔勝耿况以來聘召未  
有書迎者於是復見終綱目聘召書迎五自漢

以前所迎者賢士也由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  
而世主之好尚可見矣詳漢武帝建元元年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冬

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

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游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胡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群小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邪○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揚承和中尉魏弘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

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

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

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

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立宗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

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閱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不賢者乎

**質實** 狐狸獸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九尾狐伊尹教

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又詳見商書伊訓篇絳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詰朝注見梁武帝大通

二年勸進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書法** 賀善贊曰帝在位五年間綱目所書三十一事

而予之者十三條所譏者六條而宴遊居其半

可謂善浮於過矣而卒以宴昵遇弒然則宴安之為鴆毒可不戒哉○守澄亦宦官也曷為不書宦官予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紀六十九 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



討賊也悟書殺何不予悟之受其立也然則江王宜立矣何以不書即位不予守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權衡審矣是故正統雖繼故有立不書即位者惟文宗不書始以宦閣立也自是為宦閣所立者又五君綱目亦不復異書即位從恒辭而唐亡矣○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再見于此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徂而為之者元和之禍失賊不討故群閹狃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而行之耳

向使唐人能窮治元和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芟夷剪滅靡有子遺則閹輩亦必知所畏忌而滅燭之變不復作矣惟穆宗一失其機故嗣子不免其身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篡弑之漸爾不然敬宗之失止在於狎暱群小而何至於遇禍若是之酷哉識者自可察之

**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

**考異** 帝字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書法**

蕭氏不書妃據敬宗母書于妃微也故文宗母書蕭氏宣宗母書鄭氏皆微也

**索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官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書法**

書美之也終綱目書出宮人九詳漢成帝綏和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人主物意之善或未必能保其終如文宗之清儉蓋終其身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矣若其治效不進要自圖回經畫未得其策烏可以彼揜此併沒其善而不錄哉此綱目所以於出宮人放鷹犬等



宋丁

事皆詳書于冊者也

###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  
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胡  
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彊之異知學以反  
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  
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敦求  
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脩身之學輔導  
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  
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彊矣植木  
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  
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質實**

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

三年裴韋謂裴處厚

**書法**

書請避位何嘉處厚也文宗之立於是四閱月

以深知其心矣於是而以避位請知之明去之早處厚其賢哉故雖不許綱目猶書之所所以嘉處厚也

**發明**

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故書以予之

###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  
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  
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處厚始  
**集覽**多出禁軍大  
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句本作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倍稱之息貸錢漢書顏  
師古注稱尺孕反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  
二為倍稱貸音  
待從人求物也

### 五月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畧薨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  
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  
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  
諸鎮備弱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  
**質實**橫海節度  
帝永和六年  
年滄州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綉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塋莊陵

**質實** 一統志云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五里陪塋悼懷太子

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李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為昏獨以糧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為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論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集覽**

保汝使句絕本作保爾使主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魏郡晉公謂裴度

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惟懼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遠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棄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文宗太和元年 四



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  
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  
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  
則亡命于此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  
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  
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已蹈軍門視農夫如  
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  
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  
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  
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  
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  
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  
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卻杜牧崔慎由等二  
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  
執政抑之李卻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  
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  
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  
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

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  
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  
而感人心欽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  
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  
所矣唐則不然抑過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  
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  
史不令伸黃何也黃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  
舉隆宰相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  
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揀國取  
賢匡君拔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  
賈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  
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都必有  
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吳大計  
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  
其失豈小也哉蕡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  
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  
也

**集覽** 遠力鋸之賤遠去聲疎遠之也刀鋸之賤謂宦  
官刑餘之人也記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羊  
傳襄二十九年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晉  
世家宦者履鞮曰臣刀鋸之餘是已曹節侯覽皆漢桓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文宗太和二年 五十一



靈時宦者並專橫貪放稱兵者以逐惡為義春秋定十二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唯門閣守衛廷內掃除黃衣稟食而已克承丕構書大誥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言克承丕構謂能承當構造大屋之責矣舉隆宰輔舉稱揚也隆尊宗也管見全本舉作譽申錫訓注之謀四年上患宦官專橫與宋申錫謀除之九年李訓鄭注揣知之遂以誅宦官為己任裴章

**正誤**

破律于中今按謂中官舞文破律實謂裴度韋處厚

**實**劉普昌平人蕭瑄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夷陵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馮宿東陽人子華之子李邵延

唐之裴休濟源人杜牧萬年人從之子

**書法**

前書策試制舉之法矣憲宗元和元年不書親此書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不知劉蕡

之為忠以是為失人也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鬼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文宗策

士而失劉蕡則書親皆譏其不知人也終綱目書策士十有一漢文帝十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成帝建始四年順帝陽嘉二年安帝建康元年壬寅年宋孝武唐中宗嗣聖七年憲宗元和元年三年是年書親策者三而已

**發明**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

書者則亦以忠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率以待非常之才而非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親策若是果何取哉吁

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

討之○王智興拔棣州

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質實**

棣州注見宋明帝泰

始三年樂陵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書法**宰相卒其官予賢也終唐世三人焉

**發明**唐宰相之卒自杜黃裳後更歷四朝二十餘年間至處厚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試

之思

**魏博軍亂考異**提要魏上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

開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

兵二萬人還逼魏州

**集覽**開當作丌姓按韻會其字古

詔發義成軍討之

**正誤**開志紹今按開音牽恐

**以路隋平章事考異**提要及微本隋下有同字據

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

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

裴度辭度

夫上許之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二月

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

降滄景平

**考異**擊當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

萬洪守滄州宣慰使相者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

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諸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

兵篡之者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者

酉巳

病聞者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者殺之也祐尋

薨賜者

自盡

**質實**

德州注見陳宣帝

太建八年安德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從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遂

河中府名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

**書法**

直書其事而議意自見矣文宗初立三年之間威令稍振同捷不受詔則討之王庭湊陰助同

捷則討之魏博軍亂則討之未嘗不有功也於是魏州殺帥推進滔為留後以拒命則以進滔為節度使何哉河北用兵踣歷三載國力匱竭故也卒之庭湊微露請服之意而遂赦之則威令之詘復自此始矣

以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

質實 殷侗陳州人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九月命宦官母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中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胡氏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



為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報漢獻之憤聖學不傳

故哉選尚漢書注韋昭曰尚舉也崔浩曰**質實**傳伊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書法**書美之也文宗儉素出於天性故自即位至是若此美政綱目悉書之

**發明**文宗踐祚三閱歲期觀綱目之所書自諸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寵奢侈聚斂神僊浮屠

母得衣紗縠下書禁獻奇巧等事皆所以予之也嗚呼使文宗有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唐盛治之主惜哉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威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

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差巔遂謀

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差巔以蜀卒為鄉導襲陷

嵩我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差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

其外郭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差大掠子

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差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

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所誅差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

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南詔本西南夷即烏蠻別

詔貶元穎循州司馬種也蠻語王為詔其先渠

帥分部自號六詔曰象嵩曰越析曰浪穹曰進取曰施

浪曰象舍象舍最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東姚州西東

南接交趾西北連吐蕃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南詔名注見玄宗

舊名舊名漢熒道縣唐置戎州質實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

戊庚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州名嵩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嵩戎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犍為邛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成都府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  
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 二月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  
募兵千人赴之皆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  
以廩麥而遣之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  
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  
登北城或勸絳絳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  
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  
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寬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  
上始悟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眷  
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  
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  
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  
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  
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預備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

**集覽**

連帥記王制十國以為連帥長

也方政方伯之政也諸侯曰方伯記

**質實**

興元軍注見周赧王四年

漢中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李深之李降表字

### 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  
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中公綽但遣  
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  
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  
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  
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  
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  
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  
敢犯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沙

漢帝玄更始二年首豪朱邪執誼注見睿宗太極元年首長注見

陰山府名注見獻宗元和三年雲朔二州名雲注見秦  
王政三年雲中朔注  
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壘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為之也温造既能誅戮亂兵宜併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盡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備畏北司故邪

楚義帝元年褒中康州  
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質實  
司徒官名注見陳宣帝太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志專橫聳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忠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漸除其偏漢賈誼傳既者或制大  
十三年鄭石與說楚子囊  
日止鄭一卿以除其偏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物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質實  
山南東道  
節度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二年襄陽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掌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閣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蛮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詔來年亦歸



蜀人怵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

**實**

一統志云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唐李德裕建圖畫

**集覽**

堂案謂政事堂之案牘

帝中大通二年清溪關

注見德宗貞元四年

**亥辛**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鄭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

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疆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始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實**

范陽郡名注見漢帝

後三年

**集覽**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



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  
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竄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  
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質通  
之五世孫也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  
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  
邪曰華獎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  
治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  
朽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狡猾其間  
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  
賢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  
所謂自作孽者歟集覽獨柳之禍斬於獨柳之下事在  
志云漳州名本周之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治縣  
地東漢為南部都尉地並屬會稽郡晉屬晉安郡梁屬  
南安郡隋屬閩州唐垂拱初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  
以南有漳浦郡乾元初復為漳州又徙治龍溪五代晉  
初改為漳浦郡乾元初復為漳州又徙治龍溪五代晉  
時留從効改為南州宋復為漳州元陞為漳州路國  
朝初改為漳州府隸福建道巢縣注見秦二世二年石  
巢開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檀淵崔玄亮磁州昭義

人王質龍門人  
盧鈞藍田人

**書法**

於是或誣申錫謀立漳王漳王未必知也先書

漳王之語有以深中帝之病根此帝所以大怒也他  
日獨雪申錫而漳王無加恩焉帝之病根見矣先書

官罪之也臣不密則失身申錫何以追其責哉

**發明**

人君與人臣謀去權姦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

向使文宗當宋申錫被誣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召而  
詰之則真偽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文宗曾不及此  
遂墮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為天子謀事者哉綱目  
於申錫之黜初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然不  
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閭時艱之義故也  
然則是舉君臣俱有其失豈不深可惜歟

**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

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俸命  
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



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

**質實**

韋溫京兆人綴之子

**書法**

太廟之變有書遣使作治者矣漢昭帝元鳳四年有書丞相入闕修宗廟者矣漢帝玄更始元

年非常也葺太廟命有司是年常事耳其書何美改過也於是廟室破漏踰月不葺上怒罰將作等俸命改是命書曰命有司美之也

**發明**

玄宗時太廟屋壞既書于冊竟不聞有葺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官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益况今太廟破漏

至於踰月不葺則亦唐人習於怠忽視為故常不復加意爾綱目書命有司葺太廟葺者補葺罅漏之謂以文宗之賢僅克舉此則夫前此累朝簡於宗廟之罪從可知矣可勝嘆哉

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質實**

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

二十六年

**書法**

夷蠻歸所掠多矣不書此書李德裕得何嘉德裕也先是杜元穎致寇南詔入郭大掠而去則

元穎失之也元穎失之而德裕能索之此綱目之所嘉也是故晉得秦南鄉十二郡書劉裕安帝義熙元年唐得南詔所掠四千人書德裕是年皆歸功得之者也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標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



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  
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  
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  
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  
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  
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集覽** 回中注  
皇二十 **質實** 吐蕃西卷屬姓注見太宗貞觀八年維州  
七年 **質實** 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 **咸陽** 縣名注見周  
顯王十 九年

**書法**

隋文之初三書叛降于隋隋主弗納美之也此  
其書不受何惜之也不納者拒弗納也義之也此  
辭也 德元不受者辭不受也恨之辭也維州唐故土代  
宗廣德元年陷吐蕃韋臯屢攻不獲幸其來歸撫而  
有之可也當事者乃以私憾德裕之故違其所奏辭  
而不受此綱目所深惜也故悉怛謀不書叛而唐書

**發明**

不受與書叛降于隋隋主弗納者大異也是故悉怛  
謀降唐書不受是年吳遣使如唐書不受五代戊子  
年吐谷渾降晉書不受  
五代辛丑年皆譏之也  
孰從而折衷耶綱目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  
以河南叛附于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  
皆忠義之士如贈顏真卿司徒之類是也悉怛謀吐  
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  
則又特書于策然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決斷西  
詞曲直之辯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  
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社此固子孫之耻幸  
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帥眾來歸固非其他從事  
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  
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詞  
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  
是非之分也後之欲決維州之議者當以是觀之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子壬



書法

書降繁四何美卹民也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

元符三年書大旱三十八又書旱五十八而書卹旱  
之政者十有二詳漢文帝六年合是而無書恤水旱  
矣者

○群臣上尊號不受

幸温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  
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發明

尊號唐人之繆舉然而時君至有與其臣下爭  
孝德二字者則其愚昧不達蔽於世俗之見從

可知矣文宗簡淡無他嗜好故能從幸温之言却而  
不受綱目大書之下冊其謙尊之美過於無實之名  
矣多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

考異

當書回鶻弒

質實

可汗

君長號注見漢  
後主景耀四年

從子胡  
踐勒立

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

考異

太上漏

質實

魯州名注見

二年

○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質實

淮南節度

帝元朝  
五年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  
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  
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  
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  
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  
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  
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  
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閣寺脇君於內藩鎮阻兵於  
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僧  
孺謂之太平不亦証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  
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証世以盜名罪孰



大馬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報

王五十五年上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憚憚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請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德裕驚中止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汗下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

**質實** 西川道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重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楊虞卿弘農人縮之孫族

癸丑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疆國悍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不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四月冊回鶻彰信可汗○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紀六十八 李德裕 六十一



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戰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

注見陳文帝

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有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有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質實**

容從

注見秦一

世三年

李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

使質實

王涯太原人

**書法**

裴度兼度支不書此其備書何著涯之以利進也

○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關帥李德裕請徙劉從諫鎮之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乃以命程

**質實**

宣武

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上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



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閭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范氏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天命雖改而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以來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莫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質實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玄宗初封臨淄王致歎事在中宗景龍四年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以十六衛蓄養戍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

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颺暴交梓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擣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燼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彊傑懷恃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七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幾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



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帥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  
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  
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  
仰食此不肯搜竒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  
富溢則不肯搜竒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  
也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救使迭來揮之  
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  
踵前非是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儒彊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腹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  
猶拳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  
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  
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  
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  
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

也不知自何氏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  
者世以為為暴異人人不比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  
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  
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  
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  
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  
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  
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  
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集覽**留官告使官告除官之  
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告身也遣使者費授之  
志誠怒而執留其使作罪言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  
而言實有罪也原十六衛原者推原也唐踵隋制開十  
六衛厥初歷今未始替削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  
德宗貞元二年**蚩尤**史記五帝紀注應劭曰蚩尤古天  
子號**贊**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諸侯號也孔安國  
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  
有蚩尤兄弟八十二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  
兵誅殺無道威振天下諸儒說各不同今皆記之以廣  
異聞**內**史炳通鑑釋文曰剗字未詳因檢廣韻玉篇



俱無剷字唯韻會舉要產字韻內刻字下注云通作剷  
音楚限反削也引杜牧原十六衛府兵內剷又去聲剷  
字下注攻也平治也引韓文詩活計似剷刻或作剷尾  
犬左傳昭十一年尾大不掉注警諸禽獸其尾大則不  
能運掉中乾左傳僖十五年外強中乾進退不可注外  
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則進退兩難也成燕成謂成德  
藩鎮也燕謂盧龍藩鎮也負倚幽陰一本郡誤作都倚  
倚也幽謂官寺陰謂女右去郡得都一本郡誤作都四  
履所治四履謂東南西北四境之內也所治猶言所屬  
齊人乾耗齊人即齊民乾竭耗損也土息謂風土孽息  
跳身注見漢王邦三年逃去悞駭悞惚驚駭也悞本作  
怳一作悞莊子神心惚怳悞疆悞通作岳音渠勿反悞  
疆者疆梁梗戾不柔服也秦擾虎狼秦圈養也擾順也  
左傳董父能擾龍白秦龍氏史記劉累學擾龍注應劭  
曰能順養其性得其嗜欲注孫子兵法魏武帝注春秋齊人  
也以兵法見吳王正義曰孫子兵法魏武帝注春秋齊人  
解正誤成燕偏重今按杜牧明云開元末府兵內剷邊  
成燕鎮之偏重也玄宗天寶六載綱目云李林甫欲杜  
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為將不若寒族胡人始用安

祿山至天寶中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  
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夫下彼時未有成德軍  
代宗初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始命忠志為成  
德軍節度使集覽非也陰泥巧狡今按陰謂暗昧不測  
泥謂執滯不通巧管實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年河朔  
謂機巧狡謂狡猾折券注見明宗天成二年陳觀注見  
注見楚義帝元年折券注見明宗天成二年陳觀注見  
漢高帝五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陳觀注見  
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滑臺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  
九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彭城郡名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咸  
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緡紳注見漢武帝元朔元  
年貞觀太宗年號

###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欵閣內  
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  
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  
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蟻屈鼠伏伎辭泉湧元素不覺執



手欵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  
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上  
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  
**集覽** 蠖音屋郭反說文屈伸  
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集覽** 蠖音屋郭反說文屈伸  
蜘蛛一名步屈似蠶食葉今人  
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  
**質實** 中尉官名注見憲  
曲注見漢光武  
建武十七年

**書法** 於是守澄奏注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不書  
侍御史書神策判官何見注之為闕黨也

### 冬十二月群臣上尊號不受

群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  
歎曰閩中小稔百姓尚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  
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群  
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尊  
號知二帝二王一言為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  
後世君子習為諛諛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  
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  
當其名之為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

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  
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集覽** 通天犀犀南徼外獸一角在鼻一角在頂形似水  
牛豬頭犬腹庫脚有三蹄黑色本草云山犀二

角以額上者勝又駭雞犀置米其中雞不  
敢啄通天犀者角中白縷一道由本達末  
**質實** 閭闔注  
天福二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  
開元十一年開中注同上京兆

**書法** 書上尊號多矣未有書不受者於是再書文宗  
可謂不徇流俗者矣故重羨之太和六年是年

### 上有疾考異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  
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  
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  
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  
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寅甲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

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質實幽州軍注見高祖武德四

十三年

書法

於是流嶺南道殺之耳書伏誅何不誅則逐帥要君者終無刑矣幸其一見而正其罪名所以

發明

楊志誠以備押作亂逐其主將朝廷因授節鉞至是亦不能免此固罪盈惡積之報也夫藩鎮在唐

今不振固自若也雖然志誠本以詔流嶺南而遂殺之於道爾固非能明正典刑而綱目則書其伏誅者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勅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文宗太和八年

六



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休封還敕書  
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  
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  
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  
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是  
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休諫議大夫郭  
承嘏中書舍人權璠等爭  
**集覽** 元年 惡著於心本  
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本然之天也漢書郭解其陰賊著於心本注著直畧反  
附也四門助教四門館即四門學置博士六人助教六  
人直講四人封駁顏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  
雜唐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駁詔敕有不可者即論駁  
封還之出德裕于興元于一本本作與刊  
誤按本傳作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質實** 高宗顯慶  
二年 顏回能不貳過論語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食言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七年 鄭肅荊陽人

令進士復試詩賦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 〇以李德裕為兵

部尚書

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 胡氏曰功名之心勝富貴之  
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  
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  
京師疆類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悵又存物欲兩  
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攬之計不能自已  
者矣使知道循義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集覽** 所忿悵猶言顏厚也 忿悵悵或作憶記大學曰有  
教植 **質實** 直觀 注見太宗 反 貞觀二十三年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廙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質實** 成

節度 注見漢光武 建武九年常山

元逵改父所為 事朝廷甚謹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南齊書 卷之九 唐文宗 卷之八



李宗閣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  
西時德裕宗閣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息之每歎曰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  
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肯其  
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  
朋黨若人主有以辯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  
能燭彊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諛慝得志而  
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  
以罪群臣也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  
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  
能去况河

**質實**

鎮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浙  
道名注見漢成帝

###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卯乙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浚曲江及昆明

### 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曰天地神明  
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  
其德正厥事而已其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  
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  
勞人以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  
疑為露其濃其者曰其露漢書顏師古註王者施德澤  
則其露降于草木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沈朱均曰  
其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則其露遲重

**集覽**

其露之變在十一月五經通義曰和氣津

**質實**

曲江池名注見德宗建中二年昆明池名注見

**發明**

文宗天性簡淡不事遊觀而書浚曲江及昆明  
池則亦或於鄭注妖邪之說然卒無所益亦可  
以為好事機祥惟務厭勝者之戒也

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  
帝元朔二年肥如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舉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

**集覽**

傳母保

**質實**

金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與平二年不軌注見漢靈帝

光五年和

**發明**

書李德裕分司路隋罷文無異辭然以分注考之乃當時惑於王璠之誣奏耳夫文宗尊臨大寶天命有歸然一聞陰結漳王之語則怒不可遏而是否真偽皆不之辯前以是而罪宋申錫後以是而

罪李德裕一念之烈如火益熱何其蔽於人欲之甚耶且帝以簡淡之姿若非以位為樂者然而真情莫掩每見於此則亦以其智識不高器量褊迫故常有諸王爭帝之心况其得之非次而又閹宦蟠結君位不安此帝之所以自疑而怒不可解者也識者以是觀之則得之矣

以賈餗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閹鄭注故上用之

**質實**

賈餗河南人

貶李德裕為袁州長史

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質實**

蜀郡名注見晉武帝

**書法**

書病帝也文宗恭儉憂勤可謂賢主然用人則不能辯正邪去弊則不能識先後每歎去朋黨難而卒自不免於黨始以李逢吉之言欲用李仲言為翰林德裕難之是也而帝乃堅欲用之至罷德裕

泰始八年益州



以伸其志又以賈餗善宗閔怨德裕遂相餗以擯之  
是不謂之立黨乎不特此也欲用鄭注為翰林李珣  
非之則罷李珣學士欲用鄭注帥鳳翔固言不可則  
罷固言相職其心深以朋黨為惡而竟自蹈於朋黨  
其所黨者又皆小人此所以卒受  
誤於訓注而鬱鬱以終其身也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考異以字下漏宦者二字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  
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

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  
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

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  
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

良以分守集覽聲勢烜赫聲謂名聞勢謂威權烜赫明

澄之權照貌謂聲勢顯盛也烜况晚反與咍通

詩淇澳赫質實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禁中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詛言鄭注為上金丹頂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  
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

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  
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

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  
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

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質實明州注見僖

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質實宗乾符四年

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兩省注見中宗景龍  
二年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南康河湟二州名

貶李珣為封州司馬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珣揚言於朝曰  
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然訓亦忌注不欲使

為相事質實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司馬官名注

竟寢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白麻注見德宗



貞元十一年黃  
麻李其隴西人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物得幸  
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  
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  
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珣  
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  
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從王涯  
之請也

陳弘志伏誅

**考異**

陳字上漏  
宦官二字

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  
青泥驛封殺之胡氏曰陳弘志弒憲宗事狀未明必  
欲治之執付廷尉鞠取款實然後肆諸市  
朝豈不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  
**質實** 一統志云青泥

驛在漢中府畧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青泥嶺上其嶺  
路雨過多泥淖故名宋楊粹中題青泥驛詩山猶連蜀  
道人已作秦音即此處肆諸市  
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

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  
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  
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  
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  
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  
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年岐

以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

**考異**

王字上亦漏  
宦官二字

**質實**

神策  
軍名

注見德宗  
建中四年

訓注為上謀以虛名  
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

**質實** 舒元與

東陽人

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  
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鍊及元與皆孫寒新進故擢為相  
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  
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集**

**覽** 訓起流人李訓

本起自流徒中

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畧上問以富人

**質實**

權茶推注見漢武帝天漢

三年

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醪殺之訓注本因守澄  
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  
狡於是元和之  
逆黨畧盡矣

**書法**

書殺何疾訓注也守澄與弒憲宗矣曷為不書  
誅守澄與弒唐傳之言也然綱目於上暴崩之

下分注所述止謂時人皆言弘志弒逆及謂宦官王  
守澄等共立穆宗而已則固未以唐傳為然也使守  
澄與弒宜從弘志書伏誅矣今與弒之說未明而綱  
目於劉克明之誅宜以討予守澄合此而觀書殺之  
意明矣

**發明**

按唐書王守澄與陳弘志弒憲宗於中和殿則  
二人之罪均也然弘志之死雖不明其罪猶能

封杖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正其伏誅之名至於守澄  
乃陰遣酖逼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反書曰殺以  
著唐人不能明行天討之失也夫重莫  
重於弒逆唐人且不能明之他何望哉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  
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  
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  
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



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  
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  
大臣特立

**集覽**

假爵祿以籠賢士以爵祿為籠絡之具

之道也

**發明**

裴度進爵初無所因以分注考之乃出於李訓

不能力辭無謂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唐之  
名臣如顏真卿李絳裴度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  
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為之  
惜綱目書加裴度中書令而不聞有辭避之說若度  
者殆亦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  
王守澄壘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

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

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

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

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與其謀他人

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

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

賀訓元與勸上往觀以承天殿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

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

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

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七上殿衛  
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界恩  
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屯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  
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  
濟脫從吏綠衫衣而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與還中  
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  
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  
餘人擒舒元與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



十餘不勝若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  
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  
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  
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孤楚鄭覃示之悲憤不  
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鄭覃參決機務使  
楚覃制宣告中外楚斂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  
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  
涯璠立言餗元與孝本獻于廟杜狗于兩市命百官臨  
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百姓怨涯推  
茶或詬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  
中尉上不豫知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餗初不與謀  
橫遭此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餗安高位飽重  
祿訓注小人窮姦完險力取將相已乃與之比有不以  
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  
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日禍生不虞  
足折刑劉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曰涯餗  
與訓注比有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  
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  
覃楚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

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  
去亦無歎矣乃依何取容使肆慘毒而覃猶以經學見  
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  
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  
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氣益盛迫脇天子  
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官自是氣益盛迫脇天子  
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  
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  
始因何人得進官者稍屈播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  
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  
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  
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  
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范氏曰  
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  
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  
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陸城  
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  
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  
去小人未有不**集覽**果魚注見漢文帝七年反事浮沉  
害及國家者也**楚所草制內敘述涯等謀反事其**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紀六十九 德宗 七十五



辭意似實似虛故曰浮沉兩市街之東街之西足折刑  
劉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伊川傳曰三公不勝任  
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鍊鼎  
實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晁氏曰刑渥諸本作  
刑劉謂重刑也孫奕示兒編曰孔毅父珩璜論云王弼  
注易其形渥以為沾濡之貌新唐史元載贊以為刑劉  
劉音屋又音握鄭氏注周禮劉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  
適甸師氏者也邵氏聞見錄云王弼注形渥謂沾濡貌  
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屋作劉故元載贊用刑劉亦周  
禮劉誅云也周禮劉誅見司烜氏又漢哀敘傳底劉鼎  
臣服虔曰周禮劉誅謂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顏師古  
曰劉者厚刑謂重誅也服云屋下失其義也陞城陞井  
殿之階也城入則天階也三輔黃圖云未央宮青瑣  
丹墀左城右平班固西都賦左城右平重軒三皆注城  
者為階級言其級勒城然平者以文磚相亞次也鶴林  
玉露曰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溢道乃群臣所由  
登降之階右西也西則乘車  
輿而上故為平而不為城  
宣州人韓約武陵人紫宸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  
政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一統志云扶風古地

名周為岐陽鎮漢為美陽縣地後周於此置燕州以美  
陽縣省入隋末州廢唐初折岐山縣地置韋川縣貞觀  
中改為扶風縣五代宋金元並仍舊國朝因之改屬  
鳳翔府紀綱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杜稷注見新莽天  
年鳳元

**書法**

書誅何罪宦官也然書誅則與書奏誅者異  
矣陳蕃前書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二相

固有序矣此其首李訓何訓首謀也鄭注亦首謀則  
曷為不先注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曷為  
後元輿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輿特與聞其謀耳王  
涯賈餗則又不與聞者故殊之而書及若是則殺之  
者無罪歟書仇士良殺某其則罪士良矣以為訓注  
淺謀以取敗故不使涯餗同之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哉大中之世詔雪王涯賈餗而不及  
訓注綱目特為之大書意可知也

**發明**

其露之變文宗失於用小人之謀故其禍至此  
大抵事出於正雖敗亦榮事出於私鐵成亦失

如訓注姦邪未及舉事已有相傾之謀萬一其專果  
謂則唐之社稷寧不岌岌此正義易所謂小人勿用



之意也雖然其謀則奸其理則正宦官專擅兵柄親  
弒兩朝而又濁亂朝綱賜制天子其罪何可勝言故  
綱目於訓注之事則書謀誅宦官而於訓注之死則  
以仇士良殺之為文是皆原情定罪不以成敗得失  
而為之遷就者也若夫訓注元與書謀誅於上鄭覃  
李石書平章事於中而王涯賈餗書及於下則見涯  
等初無所預而覃石既為宰臣不能為之辯明至於  
涯等雖被濫殺亦不書官必以著其失身與小人同  
列之罪此皆書法之意也然則君子  
不幸而處危亂之邦盍亦知所擇哉

### 十二月詔罷權茶

從令狐楚之請也

###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  
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  
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  
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

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  
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  
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  
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  
然自若救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  
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哺乃  
定是日坊中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  
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德宗貞元三年靈注見太宗貞觀  
二十年至哺應劭曰日加申曰哺

###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  
賞嘗請李石第開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  
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許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  
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  
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  
扶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  
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



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  
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質實**

京兆尹府名注見玄宗  
開元十一年中尉宮

名注見憲宗  
元和十五年

**發明**

也之美

禁軍暴橫一京兆尹固無如之何然元賞不畏  
強禦克舉乃職故特書其為京兆尹者其稱職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  
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  
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  
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  
關庭面陳臧否恐弁陷拏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  
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  
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  
聽則涯等宜蒙前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  
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  
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疆

**集覽**

臧否臧善也否惡也詩未知  
臧否注否補美反不善也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  
周赧王五十三

年上

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今孤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  
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  
發之棄**質實**渭水注見漢  
骨涓水高帝五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  
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  
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  
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  
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  
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  
陸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李士  
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為人勿



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  
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武建武二  
十七年

### 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  
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

### 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李孝本一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  
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在宮宅收市猶未已又  
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  
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謩孝本女  
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  
不忝厥祖矣命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  
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無  
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  
朕竊嘗觀之對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  
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

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  
不在笏上曰亦其崇之比也

### 集覽

孤露孫者幼而無  
父也露者暴露于

外也其崇詩國風篇名美召伯也召伯姬姓名奭食采  
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宣布文王之政於南國召伯聽男  
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循行鄉邑邑有棠樹嘗舍其下  
而決獄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不  
忍傷而歌詠之作其崇之詩詩註草木疏云其崇今棠  
梨也毛云杜赤棠詩話云按爾雅或曰杜梨或名棠梨  
以梨可食故又名其崇通志云其崇即今海棠也  
文公詩傳曰其崇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魏謩 鉅鹿下曲陽人  
貞公 魏徵卒謚文貞

### 復宋申錫官爵

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茲  
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  
僅全膏領耳此皆朕之不明曩使遇漢昭帝必無此  
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慙恨乃復其官爵  
覽 僅全膏領 晉與 同字 本要 記檀 弓篇 文中 子曰  
武也得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



也鄭玄曰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要乙遙及戰國策蘇代曰自使有要領之罪注高誘曰要領斬刑也

### 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

李石用金部負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

**書法**

負郎耳貶為司戶其書之何嘉李石也李石愛人而知其惡特書予之

### 十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

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集覽**

北司唐自元和未闕寺權

**質實**

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

十二年南海

###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

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詔徹樂戒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集覽**

彗星出於張彗星張宿名二十八宿中之一也張六星南方朱鳥七宿言萬物皆張也正義曰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天官書張素為厨主觴客

**書法**

自是國無他異間二歲而以大喪書矣終綱目

**發明**

嚴恭寅畏所以興商風夜畏威所以隆周文宗

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勤矣其如君德不振何飲恨而終國嗣廢絕天亦未如之何也巳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中書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

**質實**

河陽軍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

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

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

溫晨請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胡氏曰韋溫不從鄭注之辭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微知著矣  
**集覽**雷鷄鳴而起問安視  
膳見禮記文王世子篇又注見太宗貞觀四年

**書法**

太子侍讀未有書罷者書此何予溫也溫故端士於是可謂知幾矣其後太子卒以遊宴諧死

溫亦賢知矣哉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質實**

石經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李固言罷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九終

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唐文宗



國

卷之九  
開成二年  
三



